

厦门岛共祀妈祖与 保生大帝独特现象的解释

石 奕 龙

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提要:在闽台两地流传的妈祖与保生大帝斗法的故事,被用来解释闽台两地农历三月刮风下雨的现象。这一方面建构了一主位的秩序,另一方面也造成一点小小的冲突,使闽台两地绝大多数地方,不在一间庙中同龛供奉妈祖和保生大帝。然而,唯独厦门岛上,人们把妈祖和保生大帝供奉在同一龛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习俗。究其原因,大约是厦门人来自各地,在此弹丸之地,为了生存,形成了和为贵的思想,他们也希望妈祖和保生大帝两者之间的关系和睦,希望这样的和睦能使妈祖和保生大帝共同给厦门人带来祥和的秩序;另外,妈祖和保生大帝有相等的头衔,共祀有经济和便利的好处等。这表明,神是人创造的,神明是在人们有某种需要的前提下创造出来的,并根据人们的需要加以重新解释。

主题词:妈祖 保生大帝 厦门 闽台 和睦

在闽台两地的闽南人中,流传着一段妈祖(天上圣母、天后、天妃、林默娘,民间认为她的生卒年月是公元960~987年)与保生大帝(帝君公、吴真人、大道公、吴卒,民间认为其生卒年月为公元979~1036年)斗法的民间传说。该传说故事讲:天上圣母妈祖林默娘妙龄独身,保生大帝大道公吴卒也是孤家寡人。天上的媒妁之神多事,有意撮合他们俩(一说是玉皇大帝有意撮合他们俩),为保生大帝向妈祖提亲,但由于妈祖曾见过母羊产子时痛苦呻吟之状,料想如结成夫妇,自然也必须生儿育女,也就会罹此劫难,因此,对婚姻心生畏惧,所以就拒绝了这段姻缘。媒神在失望之余,就在保生大帝面前搬弄是非,使保生大帝十分生气,赌气说:在妈祖诞辰绕境那天,我一定要下场大雨,洗去她脸上的胭脂花粉,让她当众出出丑。不料,此话被妈祖的手下顺风耳听到,忙去禀报妈祖。妈祖听了也勃然大怒,决定先发制人,于是在农历三月十五日保生大帝生日民众举行迎神赛会盛典绕境之时,刮起一阵阵大风,把保生大帝身上的龙袍吹掉,使他当众难堪。保生大帝受此难堪,面子上过不去,也在妈祖生日巡境时对妈祖进行了报复,在妈祖生日乡民抬着妈祖绕境时作法下雨,冲掉妈祖脸上的脂粉,狼狈不堪,所以两人就因此结下了冤仇,并常常斗法戏弄对方,因此,农历三月里老天常常刮风下雨^[1]。

台湾的台北市还有另一版本,其说:天的媒神本想替大道公与妈祖婆撮合,但妈祖婆早

时偶然看到羊母生羊儿的苦楚,而发生了婚嫁的厌惧,就对媒神辞谢这一段姻事。初,媒神料想这段姻事一定能成功,因一未婚一未嫁,想不到功之为亏,乃向大道公生了一些是非;初大道公不信,久而疑,而后,大道公生怒,言于“妈祖婆诞辰日要下雨洗她脸上的花粉”。不料被站在妈祖婆旁边的“顺风耳”听到,就报告妈祖婆,妈祖婆亦生气地说:“要先发制人,在大道公的诞辰日,刮起风来吹开他的龙袍”。所以两个人斗起法来,导致三月里又是风又是雨的。同时,台北人也用此故事来解释台北大龙峒供奉保生大帝大道公的保安宫和大稻埕供奉妈祖的慈圣宫的矛盾由来^[2]。

有的地方则认为这种斗法是妈祖和保生大帝在互相开玩笑。如厦门同安区有个“帝君公与妈祖婆”的民间传说,其曰:“三月中旬节气新,立夏风雨齐来临;妈祖婆吹落帝君公头巾,帝君公淋湿妈祖婆花粉。”这是同安沿海一首气候民谣,里面包含着一个美丽的民间传说。帝君公即保生大帝,原是同安县白礁村(现属龙海市)一个名叫吴仞的宋代医生,因医好宋仁宗母亲的疑难病症,又不贪图荣华富贵,回乡为群众治病等事迹,而被奉为治病救人的帝君公。妈祖婆就是宋太祖建隆年间莆田县湄洲湾一个名叫林默娘的姑娘,因人海救父等事迹,被人们奉为航海保护神,同安沿海群众分别于农历三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祀奉帝君公和妈祖婆。农历三月十五经常刮风,据说这天帝君公头裹纶巾,风度翩翩,到民间享祀。妈祖知道这天是帝君公保生大帝的生日,不是出诊行医,就和他开个玩笑,兴风作浪,把他的头巾吹得前后飘拂,抓也抓不住,竟落到地上。帝君公怪嗔妈祖婆,妈祖婆笑着说:“今天是你的生日,该你享祀,我祝你一路顺风!”到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婆天后娘娘生日,妈祖婆插花敷粉,婷婷娜娜,到民间享祀,帝君公也来个恶作剧,布云降雨,把她脸上的花粉淋湿了,使其脸上出现一道道粉沟,也让她出了个洋相。帝君公乐不可支地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送你一盆水洗洗脸好去享祀!”年复一年,妈祖婆和帝君公年年开着这样一个玩笑,因此,农历三月里经常刮风下雨^[3]。

此外,大嶝岛上也流传这一民间故事,并把故事编得就好像发生在大嶝岛上似的,而且还说妈祖和保生大帝原是亲戚。该故事说:美丽富饶的厦门市大嶝岛双沪临海村口,矗立着一座气势巍峨的“天后妈祖宫”,在放生池前耸立一高约四、五米的妈祖石雕像。妈祖本名林默娘,自小诵经礼佛,朝夕焚香,治病救人,17岁时偶遇船只为风暴掀翻,“即投草化木”,搭救落水者,人们尊为“海神”。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二日,双沪的村民们都会为天后娘娘举行重大的诞辰纪念日。

就在离天后宫不到2公里的洋塘村海边,人们也建了一座的“显明宫”。宫庙里敬奉的是保生大帝,亦称“大道公”、“吴真人”,俗称“帝君公”,本名吴仞。他生前采药炼丹,济世救人,素有神医之称,后欲救百姓于瘟疫之中,登崖采药,不幸跌落,驾鹤西归。闽南百姓感念恩德,处处皆为他立像筑宫,时时供奉。

大家都知道,世界各地敬奉妈祖的,诞辰都是农历三月二十三日,何如独大嶝岛双沪村的例外呢?这还得从流传于大嶝岛的“帝君公大战妈祖婆”的神话传说讲起。

传说妈祖婆和帝君公两家乃世代表亲,交往甚密,双方父母自小就为他俩订下了娃娃亲。长大后,两人都立志救苦救难,普度众生,因此这种天赐的姻缘也就耽搁了。后来,二人均修成正果,位列仙班,万民供奉,但两人彼此交好,常常互开玩笑。

有一年农历三月十五日,显明宫大埕上人声鼎沸,香火缭绕,鞭炮声不绝于耳。这一天是保生大帝的“佛生日”(诞辰日),善男信女们抬着神辇绕境出游,代天巡狩,以保一方平安,虔诚的祈祷此起彼伏随袅袅香烟直达九霄。悠居天庭的帝君公,忽感心血来潮,掐指一算,知是善男信女们在“呼请”他下凡享受人间烟火。于是他即刻着锦袍,缠纶巾,踏玉靴,一副翩翩美少年模样。并邀集南极仙翁、赤脚大仙、福禄寿三星、上八洞下八洞各路尊神,踏祥云,御香风,驾凤鸾,热热闹闹一块儿望人间而来。因与妈祖仅相邻而居,帝君公心想,到了凡间再知会于天后娘娘,亦不为晚。

所谓无巧不成书。话说当日妈祖居于天后大殿,耳听得半空中一派仙乐之声丁当,漫天异香缥缈,满眼瑞彩翩翩,遂令千里眼、顺风耳前往探视,回报乃众仙驾临赴帝君公寿宴。天后娘娘移莲步上九凤沉香辇,扶飞来椅,令四揭谛神撮起,出了殿门,仰望半汉,但见帝君公与众大仙欢颜笑语,徐徐而降,不禁心中有气:好你个臭头(癞痢头)真人,如此排场,竟未邀请本娘娘,且开个玩笑,出出他的丑。

说时迟,那时快。娘娘念动咒语真言,方才还是碧空万里,朗朗乾坤,倏的雷声隆隆,狂风瞬间即至,恰似铁扇公主发怒,只刮得愁云惨淡,旭日昏尘。风气呼嚎,乾坤荡漾,雷声激烈,震动山川。这风真是推山转石松篁倒,这雷真是摧枯拉朽神鬼惊。还未等众仙明白过来,这股疾风径扑帝君而来,须臾把措手不及的帝君公刮得书生纶巾坠落云头,贴地直滚。众仙回过神来时,瞅见帝君公头顶毛发稀疏,竟是个“臭头”,都友善地哈哈大笑。天后娘娘此时方才显出真身,并做一歌高声唱道:

帝君帝君水(美)仑仑,
头壳包着书生巾。
狂风刮甲(得)满地滚,
才知多是(原来)臭头巾。

帝君公此时虽知是妈祖娘娘作法搞的“鬼”,却也不好发作,只好尴尬地一笑置之。至今,大嶝岛上仍流传着一句闽南俗语“知人臭头,才掀人头巾”,来比喻故意揭人短处,大概由此得来的吧。转眼到了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娘娘诞辰日,人们也为天后娘娘举行了盛大的庆典仪式。岸上云集的,是拈香叩拜的善男信女;海中会聚的,是翻腾跳跃的大小海豚,这些当地百姓称之为“妈祖猪”的海上精灵,腾挪闪跃,面向娘娘作朝拜之状,令人啧啧称奇。喧哗热闹的场面惊动了显明宫的帝君公。他开启慧眼,洞察人间,一切虚实均已了然。遂御一阵香风临天后宫上方,有瓔珞庆云,祥光缭绕,满空中无限瑞霭,直冲霄汉,仙乐盈空,佩环之声不绝,原来百花仙子、蓬莱仙子、麻姑等众仙均到场庆贺。只见妈祖娘娘凤冠霞帔呈异彩,鸾凤宝带现玲珑,粉妆淡彩鬓花美,天后母仪四方仰。不愧是“泽被苍生,安澜利济,功敷海洵,救急救难”的天上圣母。

帝君公忆起不久前,天后娘娘跟自己开的玩笑,心想,何不也让她出出丑呢?也好让她今后不敢小瞧了自己。于是他便按落云头,祭起随身宝物——捣药杵臼,铜杵、铜臼“咣当”不绝,霎时,云聚,雾集,大雨倾盆而下。这雨下得可真大:密密沉沉,迷迷茫茫。密密沉沉,如倒悬波浪;迷迷茫茫,似倒泻天河。恰似这海水飞千丈玉,犹如那涧泉波浪万条银。突如其来的暴雨,把妈祖娘娘淋了个“头通尾”,只落得个霞冠倾,鬓花斜,粉妆落尽玉容失。帝

君公亦作歌一首笑道：

妈祖妈祖水(美)兜兜，
头戴凤冠面抹粉。
好天(晴)响雷落大雨，
头湿粉落无法度。

于是，这样的“玩笑”年复一年的开着。每逢三月十五日，大嶼岛必刮大风，渔民们俗称“报头”；凡遇三月二十三日，定下大雨。天后宫的善男信女们担心天后娘娘脸上的花粉被雨水淋湿了，有碍观瞻，便把妈祖的诞辰提前了一天——农历三月二十二日，好避开帝君公的那一场大雨^[4]。

台湾的《苗栗县志》也记载了这则神话传说，其说：市井神话，谓帝爷公与海神妈祖为仇，每逢帝爷生日，妈祖必作风以吹其须；反之，遇妈祖生日，帝爷亦降雨以涤其脂粉。是以帝爷生日多风，妈祖生日多雨^[5]。

这几个故事的说法虽然有一些差别或变异，但故事的母题都说妈祖和保生大帝斗法时是以风和雨来作弄他者，所以，农历三月十五日保生大帝生日时常刮有大风，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生日时也时常下雨。闽南人都说这是妈祖和保生大帝相互斗法导致的。也因此，在闽台沿海各地都有隐喻这一传说的谚语和俗语流传下来，如康熙版《台湾府志》曰：“真人颶多风，妈祖颶多雨。”^[6]道光版《晋江县志》记：“三月……十五日真人颶；廿三日，妈祖颶；真人颶多风，妈祖颶多雨。”^[7]民国版《同安县志》说：“三月……十五日真人暴，多风；二十三日妈祖暴，多风。”^[8]道光版《厦门志》载：“三月十五日真人暴，多风，二十三日妈祖暴，多雨。”^[9]嘉庆版的《惠安县志》记载得很简单，其卷二气候中的风信附记载：“三月初三、十五、廿三”都有风雨^[10]。这里所记载的三月初三是玄天上帝的生日，三月十五是保生大帝的生日，三月廿三是妈祖的生日，换言之，虽没有记录风雨之事，但从这些简单的记录，也可以看出，这些简单的记载是来源于上述神话故事。此外民间也流传“三月十五，风吹大道公巾，三月廿三，雨渥妈祖婆花粉”；“三月廿三妈祖生，风吹头巾，雨渥花粉”^[11]；“大道公风，妈祖婆雨”^[12]；“风吹头巾，雨渥花粉”^[13]；“大道公要洒(音渥)妈祖婆花粉，妈祖婆要刮大道公的龙袍”^[14]等谚语与俗语，而这些谚语和俗语都是根据上述神话传说故事精练地概括的。

当然，这种民间传说或神话实际上是闽南人地方知识体系对农历三月里刮风下雨连绵不断现象的一种地方的主位(emic)解释。因为虽然民间认为保生大帝和妈祖实有其人，都是北宋人，他们的生日均在农历三月。但根据民间传说妈祖生于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卒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享年27岁。而保生大帝则出生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没于宋仁宗景际三年(1036)，享年57岁。换言之，妈祖升天时，保生大帝才8岁，因此，如果是实有其人，他们不可能有这种婚恋不成而反目的事。所以，这个故事纯粹是民间编造的。而编造的可能性就在于，他们的生日均在农历三月，而且都是北宋人，年龄也相差无几；同时，农历三月闽南地区也的确常有刮风下雨之事，所以，闽南人建构出这样一个神话传说来解释这种自然界的气候现象，使农历三月常刮风下雨的纯自然现象得到地方文化知识体系的文化阐释，而使这种刮风下雨对人们生活的搅扰并形成的无序现象，变成有序和可以理解和解释的东西，从而使人们的日常生活以一种“人为的”或“主位的”秩序状态下进行。

二

这种变自然现象为文化秩序的文化解释形成后,一方面限定了人们日常的生活秩序,使人们在一种有序的状态下生活,另一方面也造成一些问题。由于这一地方知识体系的解释是以保生大帝与妈祖的二元对立的矛盾与冲突来解释自然界的气候现象,因此,也形成保生大帝与妈祖爱慕不成反目成仇或互相开玩笑而对立的意义,这也影响着闽南人的日常生活。如在过去的闽南漳州府、泉州府和台湾府许多地方,虽然保生大帝的宫庙遍布,妈祖的宫庙也遍及中国沿海和有航运的沿河地带,但却很少有在一座庙宇内或同龕供奉这两位大神的。而且闽南人有供奉和崇拜本姓的神灵——“祖佛”的习惯,如姓林的人们多崇拜妈祖,这是因为妈祖姓林名默娘,所以许多林姓称其为“姑婆”或“姑婆祖”。吴姓多崇拜保生大帝,这是因为保生大帝姓吴名本,所以许多吴姓也把他当作“祖佛”崇拜。例如在台湾基隆,农历三月十五为保生大帝吴真人诞辰,“是日吴姓宗亲聚会,设坛祭祖,拜祭大帝。”^[15]又如陈姓多崇拜开漳圣王陈元光、陈舜帝等,如同安阳翟村的浯阳陈姓就供奉陈舜帝,而丙洲陈则供奉开漳圣王陈元光。郭姓多崇拜广泽尊王郭忠福,如惠安白崎郭姓崇拜的主神就是广泽尊王。吕姓多崇拜吕洞宾、姜太公吕尚,如同安吕厝的吕姓,除供奉王爷等神灵外,也供奉孚佑帝君吕洞宾和姜太公吕尚。

由于有上述传统习惯,也由于闽南民间流传着妈祖与保生大帝斗法的神话故事,并象征与隐含着他们俩有矛盾与冲突的意义,所以,福建、台湾的许多林姓村落绝少供奉保生大帝,而吴姓的村落也极少崇拜妈祖。究其原因,妈祖与保生大帝斗法的传说,就是他们的主位解释之一。换言之,这一民间传说虽然在文化上解释了农历三月福建、台湾为什么有这么多风雨的现象,但也在文化上造成一定的冲突,使有的吴姓村落不崇拜妈祖,有的林姓村落不供奉保生大帝,也使大多数福建人和台湾人或崇拜妈祖,或崇拜保生大帝,从而形成绝大多数地方的妈祖庙中没有保生大帝的位置和保生大帝庙中没有妈祖的位置的现象。也就是说,在福建和台湾的绝大多数地方,有的庙宇主神是妈祖,有的庙宇主神是保生大帝,这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状况。

然而,唯独在厦门岛上,地方知识体系建构的这种妈祖与保生大帝的冲突与矛盾被厦门岛上的人们模糊了,这种模糊的表现即是:妈祖与保生大帝在许多宫庙中一起安置在同一神龕中加以崇拜。根据道光版《厦门志》的记载,在清代道光年间的厦门有 73 座宫庙,除了供奉其他神灵的以外,有些庙宇是单独供奉妈祖或保生大帝,如“朝天宫,一名上宫,在西门外,祀天后。”“妈祖宫,在东澳社,祀天后。”“鳌山宫,在后莲乡蟹仔屿渡上,祀吴真人。明时为官府往来打饷所。”“福海宫,在厦门港,祀天后。”“青龙宫,在马柱,祀吴真人。龙泉宫,在草仔垵海滨,祀天后。官府渡台,于此迎送。”“炫妙宫,在桥仔头,祀吴真人。尝为人治病,有奇效,酬以祀田若干顷。”“潮源宫,在寮仔后海滨,祀天后。”“三和宫,在鼓浪屿三丘田,祀天后。”“平台宫,在先锋营,祀天后。寿山宫,在火仔垵,祀天后。寿山宫,在吴厝巷,祀吴真人。以上三宫,近年新造。”除了这 8 间单独以妈祖为主神和这 4 间单独以保生大帝为主神的庙宇外,厦门岛内还有许多宫庙是同时供奉妈祖和保生大帝的,如:

1、万寿宫,在后崎尾,前明所建,今祀天后、吴真人二神。

- 2、福寿宫,在打铁路头左边,祀吴真人、天后二神,即福山社。
- 3、和风宫,在凤凰山下岛美路头后街,祀吴真人、天后二神,即和风社。
- 4、怀德宫,石埕街头,祀天后、吴真人二神,即怀德社。
- 5、凤仪宫,在火烧街头,亦祀天妃、真人之神。
- 6、天长二妈宫,在霞溪上,所祀神同凤仪。
- 7、圆山宫,在厦门港,祀天后、吴真人,朔望读法于此。
- 8、养元宫,在户部衙门边,祀天后、吴真人。
- 9、养真宫,在内关帝庙边,祀天后、吴真人。
- 10、迎祥宫,在黄厝保,祀天后、吴真人。
- 11、灵惠宫,在斗涵,祀天后、吴真人。
- 12、凤山宫,在外清,祀天后、吴真人,庙亦古。
- 13、南寿宫,在城内,祀天后、吴真人,两旁有四大将军,其站西下首者最灵,男妇祈祷络绎不绝。
- 14、西庵宫,在西城内,祀天后、吴真人。
- 15、洞源宫,在道署前,祀天后、吴真人。
- 16、洞贤宫,在溪岸,坐海朝山,祀天后、吴真人,俗名真宫。
- 17、丹霞宫,在西门外右营游击衙署左边,祀天后、吴真人。
- 18、慈济宫,在西门外右营游击衙署右边,祀天后、吴真人。
- 19、澳溪社之会灵宫、东边社之高明宫、尾头社之美仁宫、西边社豪士宫、鼓浪屿岩仔脚之兴贤宫、内厝澳之种德宫,皆祀天后、吴真人之神^[16]。

上述这 24 间神庙占《厦门志》所记载的 73 间宫庙的 32% 左右。现除了鼓浪屿内厝澳的种德宫和中山路的南寿宫、打铁街路头福寿宫、美仁居委会美仁宫外,其余均废。

另外,厦门岛上还有一些同时奉祀妈祖和保生大帝宫庙,《厦门志》没有记载到。如现思明区曾厝垵村后厝社的净圣宫、曾厝垵社的福海宫、拥湖宫、西边社的鹭峰堂、黄厝村溪头下社的宝海堂、开元区莲坂居委会埭头社慈济宫、文灶居委会文灶社毫士宫、塔厝居会长兴宫、梧村社雷仙宫、湖里区官浔村的篁津宫、高殿村高崎社的万寿宫、殿前社的幕青宫、塘边社的圆塘宫、龙渊宫、马垄村马垄社的龙惠宫、湖里社(现为湖里居委会)的风和宫、西郭居委会仙岳社仙岳宫、枋湖村林后社的青龙宫、安兜社的青辰宫、枋湖社的太源宫、后坑村洪塘社的昭福宫、湖边上下社的两座福庆宫、西潘社福源宫、五通村崙后社东福宫、泥金社的兴隆宫、徐厝居委会薛厝社龙兴宫、濠头居委会濠沙宫等均如此。只不过这些庙中,多数是同龕共祀妈祖和保生大帝,例如高崎万寿宫、殿前幕青宫、濠头濠沙宫、曾厝垵村曾厝垵社的福海宫等是同龕共祀,但也有一些则是同庙共祀,如曾厝垵村西边社的鹭峰堂中,正中的主神龕中供奉着保生大帝,而在左边的神龕中才供奉着天上圣母妈祖,此即为同殿共祀。而在同龕共祀的庙宇中,有的是以妈祖为主,而有的则以保生大帝为主,如在高崎万寿宫、殿前幕青宫、濠头濠沙宫的神龕中,妈祖居龙边(左边,东边,大边),保生大帝居虎边(右边,西边,小边),由于妈祖居“大边”,所以这些庙宇中是以妈祖为主。而在曾厝垵村曾厝垵社的福海宫中,在 1999 年以前,大殿正中的神龕中,中间供奉着红脸的保生大帝、左边供奉着金面的保

生大帝,而右边则供奉着妈祖,这种保生大帝居中和居“大边”的现象即表明该庙是以保生大帝为主^[17]。这些《厦门志》没有记载的庙宇,基本上都保留了下来,有的在八十年代以后还进行了重修。它们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在历史的长河中也有一些变化。例如,曾厝垵社福海宫清代咸丰七年(1857)的《重修福海宫碑记》曰:

福海宫之作,建自远代。相传武烈尊侯坐石碑由海浮至本社口不去,乡人异之,相与立庙,并祀天上圣母、保生大帝,其庙背山面海,神灵赫濯,履地官商舟舰咸设醮祈安,每大彰报应。康熙、乾隆等年损坏,前后重修,备极巍焕。今则历年久远,风霜剥蚀,瓦木凋零,属在蒙庥,共思鼎建第。非效鸠集之功,难成鸟翬之壮,爰思闾厦舟楫以及外邦经营,未尝不为神灵所庇佑,则捐资成美,宜有同心,彪因不敢惮津程修阻,远涉重洋,负薄募缘。窃喜鸿恩庇佑,狐腋奏功,乘时结构,美哉轮奐一新,神居攸尊。而凡诸舍金布施者,神之福汝亦自申锡无疆矣!今当落成,谨将捐题名姓开列于后,企垂不朽云。……合共计捐佛银壹千柒佰零陆员。

咸丰柒年拾月 谷旦

董事 曾拟生、曾性彪、曾旺来 全勒石
曾性彪、曾妈荫、曾光目

由此碑记可知,曾厝垵的福海宫始建相当早,最初是供奉武烈尊侯的,后来才并祀妈祖和保生大帝。由于该庙的名称为“福海宫”,表明该庙有一段时间供奉的主神是海神妈祖;从清代咸丰七年重修的宫庙门联:“福地灵通神庥昭禾浦,海天清晏母德绍涓洲”看,其歌功颂德的人物主要是妈祖,而且,咸丰七年的碑记讲并祀妈祖和保生大帝时,妈祖的称号是摆在保生大帝的前面。因此,当咸丰年间曾厝垵人到海外向华侨募捐资金重修福海宫并祀妈祖和保生大帝时,妈祖应该是该庙的主神,而保生大帝虽并祀在同一神龛中,但应该是配祀于妈祖的配角。也就是说,在当时,其神像的排列应该是妈祖居中,保生大帝居边上,或是妈祖居“大边”(左边,龙边),保生大帝居“小边”(右边,虎边)。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当你进入曾厝垵社的福海宫里,你就可以看到“开庙始祖”武烈尊侯被供奉在庙宇的大厅中,神龛中已没有他的位置了。神龛的正中供奉的有两尊保生大帝和一尊妈祖,即中间供奉着红脸的保生大帝,妈祖供奉在红脸保生大帝的右侧(小边),红脸的保生大帝左侧(大边)则供奉着另一尊金面的保生大帝。据村民说,这尊金面的保生大神像原不是福海宫的,他来自曾厝垵的“顶宫”(拥湖宫)。在解放战争期间,拥湖宫被国民党军队拆掉,用木料、石料等去建碉堡,用于抵御解放军的进攻,于是人们就把该庙里的保生大帝也供奉在这里。2001年,笔者陪几位美国朋友再去福海宫,此时,由于曾厝垵居民重修了两进的拥湖宫,把金面的保生大帝移到拥湖宫,所以,在今天,福海宫中是同龛供奉妈祖和保生大帝,只不过保生大帝供奉在龙边(大边),妈祖则供奉在虎边(小边),因此,在今天,清代咸丰年间主祀妈祖的福海宫中,妈祖已不再是主神,而是保生大帝的配祀神了。而这个变化可能就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发生的,并一直延续了下来。上述的发展情况,大概是曾厝垵社福海宫的变迁过程。不过,从这个过程也可以看到,福海宫并祀妈祖和保生大帝的现象至迟在清代咸丰年间就已形成了,后来只不过俩人的地位发生了转变,但仍然保持同龛并祀的现象。因此,不论是从道光版《厦门志》的记载,还是从我们在民间的调查资料看,在厦门岛上,妈祖和保生大帝的并祀现象,清代道光年间就已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尽管对某一个宫庙来说,可能有宫庙中主神地位的转

变。

然而,道光年间的现象并不表示,厦门岛上共祀妈祖和保生大帝的现象是在那个时代形成的,这种现象的形成应早于道光年间,因为根据乾隆三十一年编纂的《鹭江志》载,在清代乾隆年间,厦门岛上共祀妈祖与保生大帝的现象就已存在,如该书记载:

福寿宫,在打铁路头左边,祀吴真人并天妃二神,即福山社是也。

和风宫,在凤皇(凰)山下,岛美路头街后,祀吴真人并天妃二神,即和风社是也。

怀德宫,在石埕街头,亦祀天妃、真人二神,即怀德社是也。……

万寿宫,在后崎尾,明时所建,亦祀天妃、真人之神。……

凤仪宫,在火烧街头,亦祀天妃、真人之神。

天长宫,在霞溪上,所祀神同凤仪[宫]^[18]。

根据此,至迟在乾隆年间,共祀妈祖和保生大帝的现象就已在厦门岛上存在。而根据“万寿宫,在后崎尾,明时所建,亦祀天妃、真人之神”的记载,以及福山、和风、怀德社等附城四社也是在明中期左右形成的现象看,这种共祀妈祖和保生大帝的现象很可能在明代就已经形成。

三

那么,厦门岛上为什么会至迟在清代乾隆年间形成这种独特的同祀妈祖和保生大帝的现象呢?笔者以为,下面几个方面可能是其重要的原因。

首先,厦门在明中叶以后,就已成为一个港口城市,郑成功时代,也曾把他的海五商设在厦门。而根据《厦门志》卷七载,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在厦门设立海关后,厦门成了“通洋正口”,“通贩南洋要区”。到乾隆、嘉庆年间,厦门逐渐成为福建东南的一个重要港口城市,是“通九泽之番邦”,赴台湾之通衢,“远近贸易之都会”。至迟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厦门城市已初具规模,厦门千户所城墙外街市密布,如“桥亭街,在南门外。关仔内街,在西门外。火烧街,在凤仪宫前。石埕街,在怀德宫前。神前街,在外关帝庙前。碗街,横在外关帝庙右边。磁街,在碗街中,直行向海。竹仔街,在磁街中横列,与提督街连。提督街,在磁街右边。亭仔下街,在中街横头。纸街,在外关帝庙左边。中街,在纸街左边;木屐街,在中街左边。关帝庙后街,在庙后横列。港仔口街,在亭仔下街横头隘门内。岛美头街,与港仔口接。五崎顶街,在走马路横头。走马路街,在廿四崎上。塔仔口街,在大使官前。局口街,在长寮河墘。弄(轿)巷街,在弄(轿)亭。新街仔,在塔仔后。厦门港市仔,在防厅前,圆山官下,共二条。桥仔头街,在北门外。菜妈街,在海岸隘门内。”^[19]

由于海上贸易和街市的发达,五方商旅杂处,商品经济繁荣,所以,漳、泉两府的民众也纷纷来厦门谋生,厦门成了四方民众杂处之地。由于厦门是一个弹丸之地,而且原来就处于泉州府和漳州府的交界之处,早就有漳泉人杂处的情况存在。当它发展成一个港口城市,漳泉人纷纷涌进厦门“讨生活”,而不是为了争地盘,所以他们杂处一地,时间一久也渐渐地产生了“不漳不泉”的厦门话,以及“和为贵”的思想,来自泉州、漳州甚至更远地方的人在此弹丸之地混居在一起,和平共处,混一口饭吃。

其次,厦门岛四周皆海,岛上的居民的生活都与海有着密切的关系。道光版《厦门志》记载,“厦门海道四达,帆樯毕集”,“岁往台湾及南北洋贸易者以发计”,“商船自厦门贩货,往来内洋及南北通商”,“对渡台湾鹿耳门”,渔船“朝出暮归,在大担门南北采捕,风发则鱼贯而回”。因此,不论是出海捕鱼,还是海上贸易、运输等都需要同海洋打交道。由于海上生活有

比岸上生活更多的风险,人们觉得无法以自己的知识、技术与能力完全把握和驾御,于是才有向海神妈祖祈求海上生活平安与有收获的需要,以此来增强人们战胜对未来的未知的信心和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其三,明代中后期以后,厦门成为一个日渐发达的新兴海港贸易城市,四方民众拥至厦门谋生,城市人口骤增,与城市规划也产生矛盾,“厦门街市窄狭,民居稠密,架席片、薄板蔽日,而又堆积粪土,熏蒸潮湿,宜时疏其沟道,俾水得畅流,宣泄湮郁”,道光版《厦门志》的这段记载,反映了当时厦门城市卫生状况的糟糕,加上当时缺医少药,卫生设备落后,疾病流行,所以,“民之疾疢兮,惟侯是求”,人们也有祈求治病济世的医神保生大帝保佑居家人口平安、健康的需要。

其四,厦门人有崇拜拯溺救危、护航海天的海神妈祖的需要,也有崇拜治病救人、庇佑康泰的医神保生大帝的需要,然而,上述所说的民间传说又暗示着:妈祖与保生大帝有一些矛盾,故搅得农历三月不是风就是雨,所以,有着“和为贵”的厦门人,希望通过共同尊奉和祭祀他们,能使他们之间的矛盾得以解决,不再使性子斗气斗法。从而,使他们能合力庇护人们,造福人间,让人间能得到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福祉,并且想像,由此或许也可以使得农历三月的气候状况变好。

其五,并祀妈祖和保生大帝也有不少好处,如至少有经济、方便和节约时间等的便利。试想如果妈祖和保生大帝都只有各自的庙宇,人们去祭拜他们,就得跑两个地方,备两份供品,烧香、叩头、祈愿两次,因此,无论金钱和时间都必须多花一倍。而把两位尊神请到一起,共居一庙,就可以达到焚一炉香,奉两尊神,祈求多种心愿的目的,这自然要比分别在两座专祀的神庙中烧香礼拜来的简便和节省。

其六,妈祖与保生大帝的身份相当,也才能够形成“帝后配”的并祀。妈祖的最高品秩的称号为“天上圣母”及“天后”。前者是清代康熙十九年(1680)封的,全称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上圣母”,后者首次赐封是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平定台湾后,全称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仁慈天后”,到了咸丰七年(1857)妈祖的封号竟长达“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福佑群生诚感威孚显神赞顺垂慈笃佑安澜利运覃海宇恬波宣惠导流衍庆靖洋锡祉恩周德溥卫漕保泰振武绥疆天后之神”64个字,而民间也只是简称她为“天上圣母”或“天后”、“天妃”,或闽南人干脆俗称其“娘妈”、“妈祖”、“妈祖婆”。保生大帝的最高品秩的称号为“恩主昊天金阙御史慈济医灵妙道真君万寿无极保生大帝”,据说是明成祖朱棣所封,但民间一般也是简称其“保生大帝”或俗称其“大道公”、“帝君公”或“吴真人”。从他们的头衔看,他们一个有“帝”的称号,一个则有“后”的称号,并祀在一起,不会出现任何不相配与不适等的麻烦,所以,他们是完全可能和可以相配的。

因此,正是因为厦门人是由四方之民杂处构成的,为和睦共处,产生了“和为贵”的思想,同时,厦门的生活环境条件有崇拜海神妈祖和医神保生大帝的需要,厦门人也有希望两位尊神和睦共处,以便减少双方的冲突和矛盾,共同造福与庇佑厦门人,从而使农历三月的天气变好的想法。加上共祀或并祀妈祖和保生大帝还有经济、方便与节省时间等的好处。而且,妈祖与保生大帝在神谱中的地位相当,一个有帝的称号,一个有后的称谓,也有可能和可以相配,而不至于唐突或不相称。所以厦门岛上的人就把他们并祀在一起,让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屋顶下或一个神龛中,使他们像一家人一样共同庇佑厦门人,从而,也使保生大帝和妈祖因婚姻不成而斗法或开玩笑的“做法”,转换成他们像一对“帝后”一样地生活,共同接

受厦门人的香火和崇拜,从而,才造成了共祀或并祀他俩的现象。因此,这种独特的现象一方面反映了厦门人对人与神灵关系的观念以及美好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表明,神是人创造和建构的,神灵所代表的象征意义是根据人们的不同需要而加以重新解释的;同时,也说明对神灵的信仰与崇拜无非是要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建构一个人文秩序,其功能主要是为了解决人们在未知前的心理不平衡,增强人们战胜自然的信心而已。

注 释:

[1]《台湾民俗大观》第三册,第178页,同威图书有限公司。另外,相关的故事,笔者也听过漳州地区龙海市人和泉州地区晋江市人讲过。

[2]曹甲乙《三月十四无风也雨意》,《台湾风物》26卷4期(1976年),第125~126页。

[3]《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同安县分卷》,同安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1989年,第54~55页。(同安县现改为厦门市同安区)

[4]张再勇《帝君公大战妈祖婆》,《海峡生活报》2002年7月3日。

[5]《苗栗县志》,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下,第1537页。

[6]高拱乾纂《台湾府志》卷七《风信》。

[7]道光十年《晋江县志》卷之五《风信》,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10页。

[8]民国十八年《同安县志》卷之二《纬候》附《风信》。

[9]道光十九年《厦门志》卷四《防海略》附《风信》,鹭江出版社,1996年,第101页。

[10]嘉庆吴裕仁等纂修《惠安县志》卷二《气候》附《风信》。

[11]《中国民间谚语集成·福建卷·同安县分卷》,同安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1991年,第121页。

[12]《台湾民俗大观》第三册,第178页。

[13]《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晋江县分卷》,晋江县民间文学集成编委会,1991年,第476页。

[14]曹甲乙《三月十四无风也雨意》,《台湾风物》26卷4期(1976),124页。

[15]《基隆县志》之岁时民俗,转引自《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下,第1588页。

[16]道光十九年《厦门志》卷二《分域略·庙宇》,鹭江出版社1996年,第48~52页。

[17]参见《湖里文史资料》第五辑图版。在福建与台湾的宫庙中,无论庙门的朝向如何,对着庙门的方向,左边都代表东边,通常在庙宇的门厅左侧墙上画或雕刻装饰有青龙的形象,而右边则画或雕刻装饰有白虎的形象,并且民间认为左边为“大边”,右边为“小边”。

[18]乾隆三十一年薛起凤主纂《鹭江志》庙宇,鹭江出版社,1998年,第33~34页。

[19]乾隆三十一年《鹭江志》卷之一《街市》,鹭江出版社,1998年,第44页。